

三國志

二十九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朱治傳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表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表孫所并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表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

朱治

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執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貴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貴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貴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貴曰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疾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副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貴由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揚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

自表屯故鄆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
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鄆歲餘
還吳黃武二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
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
字君業為
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備校
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
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
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
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
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
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傳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
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楊郡以羊
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
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
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
揚為臨川郡然為太守日松之案此郡尋
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二
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
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
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

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死爲其勢換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

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兩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怨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

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

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祖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

五十一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陽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亦腴沃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

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

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

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

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案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

曰六十一元

2

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

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

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

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

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

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

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

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

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

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

其所文采推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
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
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
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之協雖各襲
任權特復使然揔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
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
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
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
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
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

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
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
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
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
立辭而不當然卒績龍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
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
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
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

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
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
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
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
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
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
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
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
國乘豐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
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
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
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
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
年卒

○呂範傳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
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
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
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
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

牧陶謙謂範為表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
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
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
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
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
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

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其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
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
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
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上而託將軍者非
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
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襜着袴褶執鞭

吳志十一卷

八

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是時下邳陳瑀自

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
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島其大將陳

牧九秋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偉死表術使瑀領揚
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

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
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

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

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
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

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
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

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
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
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
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
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
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
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
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
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
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

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矣綺服飾替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

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

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薄書
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
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
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
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
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畷曰孤昔歎曾子敬比

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如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表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引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辨護脩整加之恪勸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

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

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緄緄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傳 子異附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討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

吳十一已

十一

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

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

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
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
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盡在後卒不
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
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
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
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
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
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

吳志十一

十三

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

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詔建業治病權惜其

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
干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始虎狼也人君

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
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

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

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

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

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

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
願一搏陛下鬚無所復恨權

朱桓

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桓性護前恥為人下
曰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

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

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

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

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

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嚴及

據聞三人才各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駟馬以

迅驟為功應鳥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嚴

乃賦大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廬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

曰席以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後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

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云叛為邊寇害

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

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

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

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

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

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

朱桓 朱異

吳志十一

八十四

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

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龍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僕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

吳錄曰緜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

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緜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

八十五

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國志五十七

○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

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銀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

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

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

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或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入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安書

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

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

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翻既歸策

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

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

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

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

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

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

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計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

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
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
策乘馬策曰御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
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
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
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
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如聞其戰具甚少若不
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
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巾與敵相見謂敵曰君自料
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敵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
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
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
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極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
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敵明日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
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
日彈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
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
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

吳志十一

二

人人僅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
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
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
銳之鋒得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則而江表傳述翻說華
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
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
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
居亦華戰王服耳案吳曆載翻謂敵曰竊聞明府與王府
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敵答曰孤不如
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
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敵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
也翻出敵遣吏迎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

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

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

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高策之從兄也屯

唐虞翻

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

嗣王之命因令人告諭焉會稽典錄載翻說焉曰討逆時
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
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焉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正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

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

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

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

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

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

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

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

卷六十二

三

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

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

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

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

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

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

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

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

虞翻

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
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
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與
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
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
北翻復諫曰禁敗數方衆身為降
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无所損猶
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
送禁翻謂禁曰卿勿為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權既為
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
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
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王

吳十二

四

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
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
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
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
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
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
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
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
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

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
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
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
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
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

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轄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眾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

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

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

易書卷十二

五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伯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曰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間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矣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謂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揅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辯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御史

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有似同從誤作同
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甞几洮頰為濯以
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
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
侯謂之酒杯天子顛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建
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
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劍字詁訓
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
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遺義尤
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取之
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
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
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
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 曰松之案翻云右
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
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
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
故翻所說云荀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
謂荀爽之別名

日多者十二

六

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

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

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緥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

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夫徐陵

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陸卒僮客士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甚愛之

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格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了建云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代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

奉情過乎厚其行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

義躬篤皆此類也徒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

不定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

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

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

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

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

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歸葬舊墓妻子

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

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

正旦宴見祿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

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

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

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

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

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

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通

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翻

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

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

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

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

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

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

著太中大夫山陰陳颺漁則化盜居則攘鄰感侵退藩遂成

義里攝養車媪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

太尉山陰鄭公倩亮質直不畏疆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

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

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

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士上虞王充各供才備懿學究道源

著書垂藻駱驛百篇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

陰陽之奧淑下摠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慕母俊拔濟

一郡讓爵士之封侯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

宏功曹史餘姚馮勳主簿句章鄭雲皆躬終始之義引罪免

官明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

他身當白刀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

來世何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

為出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

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紛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太伯亦不能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黎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降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衛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僕中微委官棄祿道迹駉歛以求其志高貌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寒謬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

吳志十二

八

句章任奔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擘若春榮處士鄧盧叔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躬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離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偉為吳王景帝四年偉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丘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何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記

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

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此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緜廢幼

上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緜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育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此對曰明公為國尹周處將相之

位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不憚竟立休休初即位紀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寇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胡物造吳郡陸機於童胤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吳堅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從越騎校**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立園索良才於摠猥所登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難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

太守會稽典錄曰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個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傳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博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和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

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
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
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
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
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
二千人績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
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
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

吳志十一

十一

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
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
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

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異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躰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土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也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

陸績

皇風穆暢
士女改觀

○張溫傳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

吳六十二

十一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躬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揔百揆於良佐參

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潯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

日六十二

十二

以爲選曹郎至高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賤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

張温

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
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
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
指擣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祭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
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
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
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
往豈可深計又躬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

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
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
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
原專銜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
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
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
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
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
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
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

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臧否之譚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豐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

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已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
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
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
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與言殷禮
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
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
行既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
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
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
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

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
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
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
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
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
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
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
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
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
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

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
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
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
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
明之烈烈今者人非溫既躬勤臣是溫又契闊辭
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
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
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

吳志十二

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
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
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忿於溫身也權終不
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

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怨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

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

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

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

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

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韜寶杜廉

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樂冠羣
焯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
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
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歿

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所

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文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

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因就俊求糧俊疾

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

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

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

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

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裹少其姊

吳志十一

十一

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

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

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

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

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

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

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食賜之日可入

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趨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

駱統

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疆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以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

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不顧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蕲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

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
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
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
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戎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
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
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
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
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

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
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
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
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威統
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
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
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
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
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
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

武七年卒

○陸瑁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表迪等皆單貧

有志就瑁游處

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

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

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艷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

卷六十四

廿

闇昧之失以顯其譎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敦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奔

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
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
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
常能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
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
害財貨并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
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
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
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古治遠忿以改規激

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
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
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
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
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近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
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事

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
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
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
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躬阜帶甲之數糧
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
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驚雖蚩尤
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
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
天下幸甚權拜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卷之五十一

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
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
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巫曰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上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二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望置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大尉

○吾粲傳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

有卿相之骨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

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
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
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

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紕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傳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

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次嗟
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
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
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
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
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
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

卷之二十一

廿四

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在況吏民乎乃窮
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
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
以死勢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
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
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
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
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
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
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
功以熊子宣龍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
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字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丘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